

女人花

□ 刘君

没想到，进入三月迎接的第一场花开是雪花，洁白柔软，在黑暗中纷纷扬扬，从我们不知道的神秘虚空而来，在天快亮时又突然消失，只留下空气中清冷的味道。地面是湿的，仿佛只是下过一场雨，但每一个屋顶，每一辆车都多了一顶雪白的帽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这个城市突然可爱了几分。

但也很快就消失了，毕竟是春天，可以融化一切。

目睹这一切的我阳台上那些花儿，似乎更傲娇了，长年在温室的它们不在乎四季，最寒冷的天气里也是漂漂亮亮，红的粉的紫的三角梅，像上窜抢答的小学生；君子兰和蝴蝶兰，花瓣精美，是一片片反复雕琢的艺术品，最夸张的要数米顶红，有一支茎笔直地伸出半米，高挑着几朵灿烂的大花，极尽炫耀。

而老家大姨院子的那些花就没这么幸运，它们没有专属的花盆，也没有专属的花土花肥，随随便便地长在地角墙边，几棵金灿灿的向日葵，弯弯曲曲攀上柴垛的牵牛花，颇受关注的是一棵栀子，当一层层白色的花瓣打开时，满院子都是香气，这些花儿都不怎么需要照顾，被猫啄过根，被猫撞得歪斜，仍然活着，有天然的风雨拂过，有真切的阳光照过，开得有声有色。

我想，它们更羡慕那些开在山上或荒野中的花吧，有草地和山的映衬，有月光的点缀，有流水的烘托，可以随风起舞，也可以在雨中低语，有了多少灵性，收获了多少赞美，“荷深水风阔，雨过清香发”“寻常一样窗前月，不过梅花便不同”“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所以上山看花，几乎可以成为一种仪式。每年春天，看千佛山花开，那样繁盛，那样无忌，那样丰美，仿佛在心里划过

一道彩虹，下山之时，眺望远处的人间烟火，脚步都轻盈许多。

女人爱花，似乎天性使然。我妈也不知哪里来的奇怪理论，说喜欢种花养花的女人大多会生女孩，若要强行解释，大概花的属性更接近母性，娇柔，脆弱，爱美，多情。

《红楼梦》中的那些女孩子，曹雪芹直接用不同的花儿来代表，林黛玉是风露清愁的芙蓉，薛宝钗是雍容华贵的牡丹，探春是杏花，也是又红又香却又多刺的玫瑰花，还有史湘云是海棠，随遇而安，“也宜墙角也宜盆”。

人如花，花也如人。北方的花大多厚实，皮实耐活，而南方的花，大都滋润，鲜艳，婀娜。还有的花儿是不好招惹的，漂亮却有毒，会要命。

花之于我，始终是一个秘密，一份孩童的天真，一个意外，一个心领神会。

出门在外，即使是草原和雪峰那样浩大的风景里，吸引我的视线始终不缺那些永恒的小野花，似乎这些才是自然最珍贵的礼物。

甚至猜想，天地初开，混沌渐清，新生的一男一女，女的会迫不及待找到一处溪水，临水照影，端详一下自己的容貌，再就近摘一朵小花，插在鬓发间。然后，才开始人类的故事。

明天是一个属于女人的节日，四位如花的女作家带来她们的作品，算是纸上花开，在不经意的朴素和浑厚里，把各自的芬芳吐露。

这场雪后，山上的花也会开，革会长，院子里的大树会绽出新叶，都踩着各自的节奏，我已经能想象出这个春天会有多美。

编辑手记

谁的妈妈不偏心

□ 卢海娟

按照惯例，父亲过生日，姐弟三个都要回家，回家之前，我会打电话给妈，汇报一下我给家里买了什么，问她还需要啥。

今年因为刚刚买了房子，又忙着装修，父亲生日马上到了，我却忘记了打电话。

那天有些忙乱，连电话也没听见，见是妈打来的，急忙打回去，觉得自己太被动，好像做错了什么，有些心虚地向妈汇报了我买好的东西，同样问妈还需要我买啥。

妈说，电视上看见有一种药可能适合父亲，让我买了带回去。我想都没想就说，好吧，我多买几盒。

妈吞吞吐吐地说，不用，买一盒就行，挺贵的。

我急忙表白，没事，吃贵点的药应该的。

妈说，好几百呢。我才开始怀疑，什么药，要好几百一盒，父亲又没什么大病，就是老年病。

急忙去药店，可惜问了三家，都没有卖的，很纳闷，最后去一家熟悉的药店，卖药的跟我说：“是电视广告看到的吧，那也不是药啊，就是个保健品，网上卖的，死贵的，谁敢进，进了也没人买呀。你想要的药，我帮你联系，我知道有人代理。”

我明白这大概又是什么陷阱了，可是我还是得去看看，老妈电话里说了：“新城都有，不知道你们那儿有没有？”老妈说的新城，是比我住的还要小许许多的另一个小城。

代理那种药的，也是个药店，我找到那里，卖药的跟我说，一盒398元，能吃10天，现在搞活动，三盒只要998元，能吃一个月，一个月是一个疗程，这种药里面全是名贵中药。

如今，老妈已经古稀之年了，她不会掩饰自己，注定的，这一生，弟弟都是她的宝贝，我们次之。我接受我在老妈心中的位置，再也不会像小时候，要争得妈对我的关注、关爱，妈的忽视毕竟养成了我固执执着的性格——每一件事，我都要善始善终，做到极致，这便是我此生的财富。妈就是妈，不是圣人，她可以不知道我的众多小心思，不知道我渴求的男女平等，她可能犯糊涂，可能偏爱谁，她无法把一碗水端平，那又怎样呢？她是我妈，这就足够了，我该做的，就是要尽自己所能，让她多一些满足，少一些遗憾，不管她的方向如何，我都得跟在她身边。

我家的规矩，男孩是自己家的，回家吃饭就行，不用带礼物也不用交钱，女孩是外人，哪一样礼数也不能少，尤其是钱。

晚上，乖乖陪妈遛弯，妈说腿疼，邻居也给证明说，疼得挺厉害，不过告诉我说，可以用一种膏药，我们这没有，弟弟家的小镇有，不贵，20块钱十帖。

我跟妈说，给弟弟打个电话，让他捎点，用着好使我去再买。妈坚决不让。

我心里酸溜溜的，妈巴巴地打电话让我去买几百块钱的保健品，却舍不得弟弟花二十块钱！从小就那样，我付出多少都不够，没事还好，一遇见什么事情，妈的天平就一定要向弟弟倾斜。

偏心的老妈。

从小，就希望父母多疼爱自己一些，可那时生活条件差，父母顾不上我，况且弟弟小时候就长得比我讨喜。我妈教我的是，要处处让着弟弟，不能让弟弟吃亏。多年来，我一直努力按妈妈的要求做，都把自己活成了女汉子，可是我的老妈，我的弟弟，不但觉得理所当然，还觉得我做得一直不够。

心灰意冷，心情低落至极点，或许，这世上原本就没有真正的亲情。

老妈全无知觉，跟几个老太太跳跳广场舞，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倚着广场上的健身器材，用手机写下上面的文字。跟自己诉说过了，自己消化一下，还是要释然。不管老妈怎样对我，她都是我妈，生我养我，给我提供最基础的物质生活，而且，因为老妈从来都觉得我不够好，从来没夸奖过我，我就一直努力着，一直想要得到和弟弟平等的待遇。大半生过去了，正是老妈的鞭策，让我变得足够优秀。

如今，老妈已经古稀之年了，她不会掩饰自己，注定的，这一生，弟弟都是她的宝贝，我们次之。我接受我在老妈心中的位置，再也不会像小时候，要争得妈对我的关注、关爱，妈的忽视毕竟养成了我固执执着的性格——每一件事，我都要善始善终，做到极致，这便是我此生的财富。妈就是妈，不是圣人，她可以不知道我的众多小心思，不知道我渴求的男女平等，她可能犯糊涂，可能偏爱谁，她无法把一碗水端平，那又怎样呢？她是我妈，这就足够了，我该做的，就是要尽自己所能，让她多一些满足，少一些遗憾，不管她的方向如何，我都得跟在她身边。



女力，即是女子力量的简称。是指自力自强的女性力量，也指女性能将自身魅力展现出来的力量。女力时代，就是女性精英大量崛起的时代。整个世界已经有数千万的女性在各行各业甚至尖端领域成为行业的翘楚，女科学家和女艺术家像夜幕降临时的天空，闪亮的星星一颗接一颗在天际闪耀，女人当国家领导人的也不在少数，让男人和女人同时仰慕。

漫长的人类进化史，是人类苦难生存史，仅仅养家糊口都要几乎消耗毕生精力。远古时代，男人外出打猎，女人守护儿女与家园，这使得男人的勇猛与扩张成为男性的集体潜意识，女人的



很喜欢“簪花”这个词，以花为簪，插在云鬓，是青春女子的满盈情致。花可以是鲜花，也可以是各种花样头饰，如绢花、绫花、绸花、绒花、珠花等，“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多生动啊。

簪花之俗古已有之，在唐宋时期，竟然普及到男子也插花于冠。清代赵翼作《陔馀丛考·簪花》曰：“今俗惟妇女簪花，古人则无有簪花者。”黄梅戏《女驸马》中唱到，“帽插官花好新鲜”，那官花必是御赐新科状元之物，比一般的头饰要高贵些。后来，簪花风俗演变成女子专属，凡帽檐插花的男子，皆浪荡公子标志。

好花不常开。人们这样叹息，花一样的女子更是怕流水年华春去渺。所以看戏时，我总是喜欢看花旦、正旦，或俏丽或端庄，都是极好的年华，亭亭玉立在春风中如花开。看到青衣心境就不那么美好，尤其是那种名副其实的身穿青褶子、头上缠布的青衣，便也跟着人物暗生凄凉。戏台上的青衣是生活中女汉子般的中年妇女，如忍辱负重的王宝钏，千里寻夫的裴秀英，状告驸马的秦香莲，断机教子的王春娥，都是在生活中挣扎着的坚韧女性。看青衣的戏，就多了分生活的感慨和沉重。

前几年，三月八日的妇女节被大家悄然叫成了女神节，似乎被这一个光环宠得忘乎所以，女人们一个个很失重的样子，一个个嚷着过节的女人俨然有了女神的派头。其实就算节日那一天，她们也并不能清闲如女神，一个个惯于事无巨细操心劳神的人，戴着皇冠也成不了女神，依旧要操持家务、打卡上班、哺育孩子、侍候老人，做一顿丰盛的晚餐，吃过了，也就慢慢归位，还是那个家庭主妇。看看真正的女神，是簪花在头的年轻孩子们，而自己仍旧是女汉子。

2015年央视的小品把女神和女汉子放在了同一架天平上，人见人爱的颜值巨星和豪爽粗放的泼辣美眉，谁能有更多粉丝？结果，女汉子胜出。女神其实更像一个形象代言人。我与一个女神级好友并肩同行多年，更深的体验是，她就像一则精心打造的广告，更多是的自我包装，所有高大上是始终踏着脚尖疼痛，是承受不逊于女汉子的压力。所谓女神，都是经过一次次苦难打磨而成的精品，她们所面临的挑战和经历的事件，都绝非寻常。



你的画里都是女人，一个或几个。你画的猫也像女人。你似乎只用画笔描绘一种性别，女人。

——我是直女，对男人保有不竭的兴致，可他们的确不如女人入画。动物世界，雌性甩了雄性几条街，比如孔雀，比如狮子。即便在禽类界，公鸡也要比母鸡漂亮得多。换算到人类，这条铁律戛然而止。男人除了体格比女人强壮，论起精致和优美，就不是一个量级了。

在画中，女人构成了一条更加生动的道路，凌厉有时，伤感有时，纤细有时，肥美有时。她们眼风上扬，混合着不可替代曲线，红晕、轻佻。有结构的地方就能安放

女力时代的成长

□ 高伟

温婉与守卫成为女性的集体潜意识。数百万年的人类发展史，物质充裕乃至富足的日子仅仅是近几十年的事情，经历过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我们，过春节排队凭票买肉的记忆还如此鲜活。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网络时代的莅临，使得人类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指数级的提升，我们现在过着的生活，是十几年前做梦也想象不出来的，我们现代的真实生活比过去的任何一部科幻小说更魔幻更超前。这样的生活，把数亿女性从过去紧缩的狭窄空间中解救了出来，和男人一样，她们可以把足够的能量投注于自己喜欢的事业之中。

这个时代，女人越来越知道爱自己的重要性，愿意让自己短促的一生绚烂舒展。但爱自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有着不同的能量层级。我经常听女友说，要舍得给自己花钱，要去美容，旅游，喝咖啡，打扮自己。这当然没错，但这只是最低等级的爱自己。爱自己更高的境界，是提升自己，理解自己，接纳自己。这是个极高的要求，需要异常艰难地跋涉，唐僧去西天取经那样经烈火与血的熬炼。这个取经却是向内心走去，走到内心的深处，才能较为清晰地看到人性起心动念的脉络，看到自己内部的那套情绪起伏的逻辑路径。

前两天我和老公在家里看电视，里面正播放着电影《佐罗》。我们说起几十年前看过这部片子的情景。老公说，这部片子给了他男性力量的启蒙，他多么

想让英雄佐罗把那一套超人般的武艺转让给自己，那样他就能在魔幻的人际之中无敌了。我却真实地忆起这部片子当时对我的冲击。我多么想我的白马王子就是佐罗这样的男人，帅，勇敢，对女人有着巨无霸式的保护力量，这样我就不用在这个让我无解的世界上恐惧了。

直到现在我还惊诧男人和女人在同一情状中欲望走向如此不同。是的，男人力量是向外的，他们一开始就对自己的人生有着天然的目标，那就是征服世界。女人却天然地要求着自己是一个被拯救者，就像灰姑娘等着那一双精巧的水晶鞋被一个深情王子来给自己穿上。当然，生活一定会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天空飘来一行字——没有这回事。当然，现如今女人们越来越早也越来越多地觉醒，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女人们自己的路一定是被自己的生命发出来的光照亮，而不是其他。但女人们的情感之路依然艰难而卓越，因为女人们不仅是和自己复杂的情绪作斗争，也是和千百年进化形成的集体潜意识作斗争。

胡因梦年轻时是著名的电影演员，拍了四十部电影，得了金马奖。可她依然困惑于自己无端混杂的情绪，苦于面对自己无名的恐惧。她放弃了拍电影，放弃了名利双收的耀眼生活。她用三十年的时间翻译了三十本书，选择了一种非常孤独的生活，一个字一个字去完成自我教育。如今她不再年轻了，她的脸

上那种淡定和安宁，是从珠圆玉润的智慧中散发出来的。她后来在开心理工作坊，亲身体察了太多女人内心真实的情感彷徨，她看到了她们内在的波动和不安。胡因梦认为，如果一个女性的自我没有建构起来，她就不会去关注自我实现，她的关注点就全部在关系上——不是亲密关系就是社会关系。这其实是女人最大的问题。女性要学习自给自足和独立，而男性则要学会关系的联结，所以，两性的学习方式是不一样的。

胡因梦还特别提醒女人们：女人要格外警惕自己的较量之心、嫉妒之心，这种较量 and 嫉妒之心甚至超过男人，她们特别容易用外部认同的方式确定自己的价值。这样的思维模式只能更频繁地加强自己的恐惧和焦虑。其实，这些恰恰是女人低自尊、低价值、匮乏感的一种表现。女人要接纳自己，允许自己和别人期许的别人不一样，允许自己不被他们认同也照样活得很好。允许自己独特性的发生，这才是真正爱自己的开始。

女力时代，女人之美在皮也在骨，而这个世界只有衰老和松弛是毫不费力的，其他一切都需要努力。即使是女力时代，女人的成长依然是艰苦卓绝的。女人在自我修行方面万万不能偷懒，不管女人有没有姿色，偷懒是绝对发展不出自己的女力的，而丰盛只会降临在已经拥有它的人身上。

簪花

□ 张金凤

有情调。一次性绝版的花开是最珍贵的，就像人的青春。其次才是各种仿制品。情侣之间，最经典的爱情表达是男子替女孩摘取一朵鲜花，戴在她头上。李清照秀恩爱如此：“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着看。”清代李渔说：“富贵之家，如得丽人，则当遍访名花，植于闾内，使之旦夕相亲，珠围翠绕之荣不足道也。晨起簪花，听其自择，喜红则红，爱紫则紫，随心插戴。”名花配佳人是绝配，如姿容不济的女子，大约是羞于簪花的，怕的是“奴面不如花面好”。可是爱美之心，焉能止住？簪花还是成了女孩子的潮流。

老年女人也簪花，可是簪来就有些苍凉意味。《红楼梦》中的贾母簪花时，有极深的怀旧和伤感情绪。垂垂暮年，满脸褶皱，人老珠黄，被一朵水灵灵的花衬托着，更不显悲情吗？簪花之时，其心已陷入少女时代的美好回忆。簪花满头的刘姥姥似乎就泼辣得多，于她而言，美不美是小事，生存才是大事。人老了，可是凭着一张老脸还能博取才子佳人一笑，自己从而得些好处，实在是比头上的花要好。贫家之老妇，不要尊严，簪花扮丑也无不可。于是任那些猴精的佳人们给她插花满头，临风招摇。

女子簪花是人间一妙景。较好的年华，较好的面容，与所簪之花，这就叫青春。

好花不常开。人们这样叹息，花一样的女子更是怕流水年华春去渺。所以看戏时，我总是喜欢看花旦、正

旦，或俏丽或端庄，都是极好的年华，亭亭玉立在春风中如花开。看到青衣心境就不那么美好，尤其是那种名副其实的身穿青褶子、头上缠布的青衣，便也跟着人物暗生凄凉。戏台上的青衣是生活中女汉子般的中年妇女，如忍辱负重的王宝钏，千里寻夫的裴秀英，状告驸马的秦香莲，断机教子的王春娥，都是在生活中挣扎着的坚韧女性。看青衣的戏，就多了分生活的感慨和沉重。

前几年，三月八日的妇女节被大家悄然叫成了女神节，似乎被这一个光环宠得忘乎所以，女人们一个个很失重的样子，一个个嚷着过节的女人俨然有了女神的派头。其实就算节日那一天，她们也并不能清闲如女神，一个个惯于事无巨细操心劳神的人，戴着皇冠也成不了女神，依旧要操持家务、打卡上班、哺育孩子、侍候老人，做一顿丰盛的晚餐，吃过了，也就慢慢归位，还是那个家庭主妇。看看真正的女神，是簪花在头的年轻孩子们，而自己仍旧是女汉子。

2015年央视的小品把女神和女汉子放在了同一架天平上，人见人爱的颜值巨星和豪爽粗放的泼辣美眉，谁能有更多粉丝？结果，女汉子胜出。女神其实更像一个形象代言人。我与一个女神级好友并肩同行多年，更深的体验是，她就像一则精心打造的广告，更多是的自我包装，所有高大上是始终踏着脚尖疼痛，是承受不逊于女汉子的压力。所谓女神，都是经过一次次苦难打磨而成的精品，她们所面临的挑战和经历的事件，都绝非寻常。

你的画里都是女人

□ 阿占

诗行，我不会忽视她们的锁骨、蝴蝶骨、脚踝。至于脖颈和腰，那是用来张望的，也可以决绝地转身。她们的乳房小而芬芳，臀部盛大如丰收的景象。总是表面上有多冷艳，骨子里就有多热烈，有时候，我也会用画笔赋予她们激越的演技。

她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与她们面面相觑，每一幅画总是被一个并不清晰的动机推进着，更多的来自于梦碎、无可兑现，而这一切动机之上的动机，就是我自己存在的悬置与安放吧——如修行中的“证”，既是物证，也是心证，是他证，亦是自证。所以，她们是万千之众的善果，她们也是来去无影的精灵，我喜欢她们。

女人如鸟，作为一种用来画的形象，如鱼如身，如风如雨，她们巡游了我想要去往的地方，天上或人间。用女人来引导未竟之梦，历来是艺术史上的惯例，最著名的例子是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里的自由女神，再一个就是但丁《神曲》里的天使贝雅特丽齐。她们掠过芸芸众生，成为另一种传奇。

有那么一段时期，我让画中女人生出一副猫耳朵。爱上一只猫，会感到禅意的靠近。她永远都是闲适的，淡雅的，甚至高深莫测的。在苍茫的时光隧道里，狗被人类驯化，猫是主动进化而得。猫竖起天才的耳朵，从洪荒之声一路穿越到后工业革命的轰鸣，自我警醒，沧桑出尘，死里逃生——我想，这

种功能被安置在女人身上，女人是幸运的。

弗里达的画里也只有女人，那是她自己。画中的弗里达，流血、哭泣、破碎。6岁患小儿麻痹症，左脚弯曲成为跛子；18岁遇重大车祸，脊梁折断骨盆破裂；这之后的29年中，她从来无法逃脱病痛。“我保持着做手术的纪录”，她这样说。她渴望生育却只能不停地流产。于是，她画自己的现实，自恋以及自弃。她的画大多数是小尺寸的，这刚好与绘画主题的自我性相适合。“犀利又温煦，坚硬如钢铁，柔美如蝶翼，欢喜如微笑，残忍如人生的苦楚”。著名的壁画家丈夫里维拉这样评价她的画，其实，也是在评价弗里达本身。

在大多数墨西哥女人们都在为何做好一碗豆汤而烦恼的年代，弗里达几乎参与了墨西哥乃至世界上所有最先锋的艺术形式。1977年秋天，墨西哥政府在美术馆举办了弗里达回顾展，赞美这种奇异女人。宏大的展厅里挂满了弗里达的生活照片，尺寸巨大，小幅绘画被衬得越来越小，却散发着钻石的光芒——那些画来自她生命中的各个特殊时期，每一幅都如同一声令人窒息的尖叫。

短命的天才画家莫迪里亚尼，只活到了36岁，当今全球最贵的四幅画，却有两幅属于他。2015年，《斜躺的裸女》，1.7亿美元成交。2018年，《向左侧卧的裸女》，1.5亿美元成交。他是二十世纪以女性为刻画主题的最伟大的画

所以我深深感慨，每一个女神几乎都是女神和女汉子的同体，背后都有女汉子的坚韧，最后才成就了她们女神的光环。幼时，母亲经常开导遇到苦难的邻家说：哪个大人不遭难呢！“大人”是指那些伟大的人物。颇有不经历风雨难得见彩虹的意思。搬到当下就是，没有哪个女神不经过女汉子般的摔打。

我的另一女友人长得漂亮也会打扮，颇有倾城之态，在很多人眼里就是女神。前些年她自己经商，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赚钱买花戴。一个爱美女人的，最美之处是自信，一个给自己买花戴的女人，簪花簪得理直气壮。当女人终于有了一份自由空间，对自己的人生和追求就会有更多选择，一个女人的“花”也多种多样，有的戴在头上，有的佩戴在身上，有的是一段花一样的情怀，珍藏心灵深处。

再普通的女人也有簪花照镜的情怀。记得幼年在乡下时，跟着母亲在田野里劳动，她忙累得满脸汗水，休息的时候，为我摘一朵金黄的小花戴在耳际。有时候她自己也在鬓角插一朵。哪怕一朵最卑微的小花，也装饰了一个女人的天空。女友说，她在家摆弄自己各种头花的时候，母亲就在旁边很羡慕地看着，有时候笑笑说：年轻真好。女友看见白发母亲的眼眸是少女般的纯真。女人不管多老都是爱着花的。她问我，自己不在家的时候，母亲会不会在镜子前偷偷戴这些花？我会说的。

春天已汹涌而来，陌上花又姹紫嫣红了，女人脚踏春游之际，簪花满头，该多么美妙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活着的时候，泛表现主义画作里的长颈美女不被接受，势利的画商不曾过问，终于潦倒病困。

我在世界各大博物馆游览的时候，一眼就能辨识出莫迪里亚尼的作品。那些故意拉长的圆润弧线，那些空洞又不失优雅的表情，那些东西方的神秘情调……都属于莫迪里亚尼的女人。莫迪里亚尼似乎打心眼里对波希米亚年代巴黎的新女性充满欣赏。无论是女诗人，女招待，拿钱摆姿势的模特，她都能在她们身上发现美。他把她们摆成传统艺术中维纳斯姿态，以此宣告这些女人才是女神。我甚至认为，画笔是莫迪里亚尼的手，他一寸寸看过去，一寸寸摸过去，在热情的深紫色和寂静的暗黑里，揉捏出女性形象，她们坦荡，直率，处处鼓动着活力。

陈逸飞的画中都是女人，精巧的褶裙，鲜红的底色，密密细细地轻愁轻吟，写现实主义中渗透着传统美感。雷诺阿的画中都是女人，与阳光、鲜花、树林、舞会在一起，面容姣好而纯真。毕加索的画中都是女人，她们被他征服、迷恋、解构，然后扔到画布上。夏加尔的画中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他的爱妻贝拉，他们一起飞翔，在星星的旁边撒欢，还有牛和羊，倾斜的房屋，像永远不醒的梦。夏加尔说，“只要一打开窗，她就出现在这儿，带来了碧空、爱情与鲜花。”